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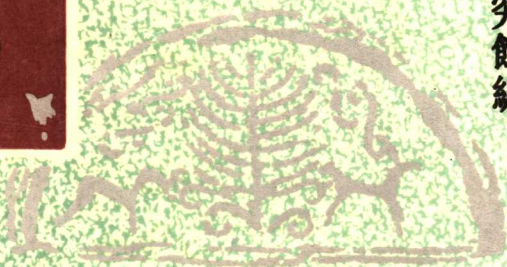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八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侯官
韓廷錫撰

榕庵集

(一)



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八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侯官
韓廷錫撰

榕庵集
(一)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福建叢書編委會

主 編：陳 虹

副主編：余險峰 歐孟秋

編 委：鄭壽岩 趙玉林 康振盛

廖宗剛 任仲泉 廖楚強

許仲凱 林 樺

《福建叢書》序言

叢書之名，古已有之，它是匯編各種單獨著作的總稱。我國古籍叢書，浩如烟海。近一個世紀以來，由於科學文化的進步，對系統整理保存古代文獻，日益受到應有的重視。利用各類叢書，研究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狀況，以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深遠意義。

福建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唐宋以後，福建文化有較大的發展，八閩被稱爲「海濱鄒魯」。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有不少閩事文獻和閩人著述流傳下來，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的重要典籍。這些典籍均屬稀有藏本，是一宗非常珍貴的福建文化遺產。

福建文史研究館爲搶救、保存、整理并利用這宗文化遺產，計劃編印《福建叢書》。先就明季以來閩人集部、學術著作以及筆記等典籍，加以選擇整理，分輯出版發行。各輯均包含若干書卷。期在數年之內，按照典籍類次，陸續完成編印任務。冀把有裨於時用的卷帙奉獻於世。

編印《福建叢書》，事鉅且繁。至祈社會各界樂予襄贊，并對叢書的選本、體例、編排、校勘等方面，惠賜寶貴的意見，以期編印工作益臻完善。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

韓錫和《榕庵集》

李 珽

韓錫，一名廷錫，字晉之，明末閩縣（今福州）人，生卒年不詳。據韓錫《寄文宗鍾退庵夫子書》自述生平云：『丙午得交周、李，共業於城東之石鼓。』（按丙午即明萬曆三十四年）又《李明六白湖集叙》云：『予年十五，初學為制科之文。明六李子見而異之，把臂定交，居業石鼓。』據此推算，韓錫大約出生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崇禎九年（1636年），陳衍作《韓晉之像贊》跋於《榕庵圖》，此時韓錫已經去世，而崇禎七年（1634年）韓錫還手寫《癸酉集》付梓，可見其卒當在崇禎七至九年間。韓錫『束髮愛書，即落落慕古』，十四歲從鄉先輩鄧蒙園學經生業，復受學於同邑李碧海、董應舉。萬曆末年，補博士弟子員。天啟元年（1621年），竟陵派創始人鍾惺任福建提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他對韓錫頗為賞識，韓錫亦得以廁身門牆，執弟子禮甚恭。韓錫讀書刻苦，曾築室於福州烏石山之北三榕樹中，名曰榕庵，『與邑諸生林蕙讀書其間，二十年足迹不入城市』，遍讀五經子史。韓錫不喜章句之學，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文章之道雖以應世為主，然而人品心

術系焉。如吾郡先輩能卓然有所立於後者，考其應世文，定不向聲華涂澤，其格法理路，輒異疇人。其隨人疇唯者，則文與人俱盡矣。此弟之所以蹶而愈礪，寧終身無聞，決不肯低頭隨俗者也。」（《答高弘度論文》）盡管韓錫對自己的才學頗為自負，「視一第如拾芥耳」，但他「不能隨俗鳴」的為文之道注定他必然困於場屋，與功名無緣。自天啟四年（1624年）落第後，韓錫遂絕意仕途，以布衣終其一生。韓錫學不徇世，終身蓬蓽，名不出里閭，「世亦罕稱之」。及至清康熙年間，邑人余甸作《韓晉之傳》（見《余京兆集》卷一），其行迹方為後人所知。乾隆《福州府志》、民國《福建通志》、鄭祖庚《侯官鄉土志》的「韓廷錫傳」均節錄自余文。必須說明的是，余甸誤稱韓錫為侯官人，以上各種志書亦沿此誤，遂致以訛傳訛。林蕙《讓竹亭集》有五言詩《韓晉之》一首，詩題下注云：「諱錫，閩縣人，著《榕庵集》。」林蕙與韓錫關係密切，其言當不致誤。

韓錫少孤，自幼就過着「菽水不給」的生活，成年後又無意功名，矢志詩書，或坐館授徒「以舌耕自給」，或刻印賣字，「計直受傭」，一生未能發達，只能清貧度日。韓錫雖然終身窮困多病，但他恪守先人「無求」遺訓，操守自持，甘於貧賤，「寧從妻

子嗟艱食，耻向公卿賦索車」，其高潔品行，深得世人稱許。韓錫個性狷介，不喜交接世俗，不隨時俗俯仰，特立獨行，以「狂士」自況。他頗有文名，又善書法篆刻，一時求者甚衆，他為此作《戒》一文，聲稱「所不作者五，所不書者九，所不刻者六」，如「送在任官長詩文」不作，「送在任官長冊葉、手卷、題頭」不書，「送在任官長印章」不刻。其他如「一切稱賀詩文」、「婚書、祭文」、「募緣疏頭」不作，「墓志銘篆額」、「神廟牌板、聯板」、「書簽」不書，「鄉先生印章」、「五字以上印章」不刻，等等。他喜好書法，「嘗以字學壞於鍾、王，故悉力於大小篆，終身不作行草，即真書亦不得已於應試時為之。此外，雖朋友往來書札，無非大小篆」（余甸《韓晉之傳》）。其狂狷、怪僻之氣，其此可見一斑。

韓錫一生用心問學，勤於鈔述。曾手書篆文《五經正文》、《古樂府》、《離騷》等。余甸說他於幼年時曾見韓錫所讀《漢書》二十六冊，手注與《史記》異同，詳略之處，細加評隲，皆作蠅頭斯籀，可愛可寶。韓錫著作較多，有《韓子二言》、《榕庵書義》、《韓子十二篇》等，但傳世的僅《榕庵集》一種。

《榕庵集》亦名《韓子》，為韓錫自編所作詩、賦、古文，年為一集，集分甲子、乙

丑等名，自萬曆甲寅（1614年）至崇禎癸酉（1633年），共二十集。

韓錫的詩歌，多咏景抒懷、游宴贈答之作。韓錫寫詩，主張直抒性情，他不屑於傳統詩格，認為「情至而法生」、「法立而情失」，強調「不自詩為詩」。他明確標舉詩歌以義為主，應該「借聲立義」，因為「義者，萬古常存者也」，聲者，隨時變易者也，「有聲無義，則鳥鳴獸噪皆有自然之韻，何用立之詩歌」。韓錫論詩主情，所作詩歌抒情多於敘事，作品能借景抒懷，寓情於景，如《書別》：「別意滿天地，淒淒日將夕。江平烟欲歸，四顧何澹暮。偃卧不成眠，起行且焉適。兀兀中夜興，坐對寒山石。回憶分手時，頰首乃不懌。胡為今宵月，偏向沙洲白。」惜別之情，躍然紙上。又如《雪峰夜色》：「繩窠高卧看暝色，片片輕烟度翠微。池邊竹動鳥初宿，石上月明僧獨歸。聲沉碧嶂孤猿嘯，香滿空廊桂子肥。前峰一半雪未盡，白氣遠來偏映衣。」寄情高曠，意境簡遠，頗得竟陵派極力主張的「幽情單緒」之旨趣。

韓錫作文，追求奇峭刻異，他說：「夫世末有不奇而能自立者。奇，於山為石，於人為骨。無石何山，無骨何人，則無奇何文？」進而提出「文貴奇」。《榕庵集》除詩、賦外，古文約占其半，其中多為韓錫與師友往來書牘。韓錫說自己「好尚論先

民之世」，因而集中頌贊類文章也較多。天啟、崇禎間，天主教士主閩，錫亦讀其書。《辛未集》內收有《職方外征贊》、《畸人論贊》，頗可讀。其他如游記、叙、跋、箴、銘、帖、啟、傳、墓志銘、祭文等等，體裁頗廣。

韓錫雖生當社會動蕩的明代末期，但他一介寒儒，終身僻居閩海一隅，交游不多，見聞未廣，加以生性迂訥，又好佛喜禪，避世離俗，缺乏對社會的深刻認識，因而創作題材狹窄，思想較為貧乏。其詩文峭拔幽深而失之雄渾醇雅，孤懷獨詣而略顯玄虛蒼白。可貴的是，其不諧於濁世而自葆高潔的頑強風骨和不與俗伍的精神一以貫之地寄托於詩文之中，讀其書，可知其人。

《榕庵集》詩文合并，以年為集，『每改歲則集成』，均韓錫手自書寫。書法以顏體為本，參以漢隸筆意，時用篆書結體，頗具飄逸古雅之趣。韓錫每年各書一集，陸續付刻。崇禎五年（1632年），他應弟子徐應余之請，為其父徐日久寫傳。次年，他致信徐應余說：『尊翁《傳》刻手頗工，然多脫誤，改正寄去，可即補之，補整再寄數冊。僕亦已刻在《壬申集》中。』（《答徐子儀》）可見《榕庵集》各集系隨寫隨刻，至崇禎七年匯印而成。《榕庵集》傳本極罕，僅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全帙，北京圖書

館和福建省圖書館所藏均為殘本。福建省圖書館藏本缺壬申、癸酉二集，該書原為清代福州藏書家鄭杰之物，時鄭杰編輯《全閩詩錄》，得之於福州南後街書肆。鄭杰卒後，其書多歸於龔氏大通樓。解放後，大通樓藏書悉歸福建省圖書館，此書遂得以保存。此次影印《榕庵集》，以福建省館藏書為底本，所缺壬申、癸酉集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補足。數百年稀見之書，今得廣其傳，此一樂事也。

一九九七年三月於榕城

榕庵集自敘

韓子手寫昇詩賦古文詞率孫式集事改
歲則集成初寫是自矜至半告告自疑且
交業恣然自媿訢訢而火出爇燔梁已成
而毀自解乎出然已不能覆眎也夫已式
人出於昇孫告覆未久而已而矜而疑而

火并矧己他人視出矧己他人出昇眼者
眇出矧己他人出昇眼者眇出而至于反
覆矧己他人出昇眼者視出至于反覆而
益出己歲月則累代乎矧者或不可必而
累代乎疑代乎火者必且盡人然其則亦
何必利而希出乎則所謂惜累成而毀者

也且文章出士患足已自是而永復求進
身既而幹而疑而火弄則是未集已肯式
韓子也既集已後又式韓子也未集已肯
出韓子雖已可知而量出既集已後出韓
子則未可知而永可量出也昇眼各已見
已肯韓子出極異集已後韓子漸出韓子

非足已由是而示復求進者界必有已用
昇魄者出言已成式家出夢此則韓子所
而希出出憲也

三山韓錫晉出手寫集已而由敘出

韓子

賦

三山韓錫



勗揚賦

先子左偕揚直甫揚憤不就先子勗之
兒錫侍猶憶其語文曰爲賦

直甫曰咨韓子仕乎其已疇人眼易面牆曰
視不見緇縈移處其類三襲陟崧指命培塿
淵洳異食方冬緇取羸瓶躋石癘難爨走大

明兩作命曰禘也。美有所求，曄具燦也。雁醜
足蹠，鳥醜掌縮，麋羊麇麋各載其角。夫矚不
辨，顧環其目，謐謐諠諠，實繁有徒，憚有所見。
說張其弧，伯都眈眈爰履其尾，肉柔膏豐，噬
滅其齒。頤人威之，黽宗祈歟。與子偕蹙，疇槃
泌水。于是口騷目天，掀須甚怒，跼蹐徃還，掉
頭屢顧。疇大夫曰：子默毋猋，君子仕已固。
後處台少讀書，尚服于古矣。號渟塗其賁在。